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謄錄監生臣黄　琮

尚書精義卷三十五

宋 黄倫 撰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不率大戛

東坡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父子兄弟以相賊

虐為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土木禽

犢捎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獨矜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父子兄弟益相怨戾至於賊殺而後已雖大戛擊痛傷民愈不率也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寛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東坡曰禮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况庶子乎

無垢曰既以私意教民而不念聖王之意不用聖王

所以道民之法徒以私意道民而不由天性上害君治下長民惡事至於此此成王周公所以大惡也君長不能行聖王之道乃用私意率民而殺之則為小臣者與夫在外為正人之官者視上所為皆以淫威酷虐為治大棄文王所以教化之命是乃以非德治民也

張氏曰不率大戛猶且刑之無赦況夫庶子訓人與正人小臣諸節者乎夫自庶子至於小臣諸節其職

在於分別善惡播敷政教以造民大譽今乃不念上之所教不為上之所用則是有以病其君矣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古之人謂正家而天下治故不能正厥家人則小臣之與外正猶且不足以治之況其遠者乎此所以惟威惟虐而不能道上之德化大放王命而不能稟上之政令乃非德用乂則其所以乂民者皆不由德也如是則康叔之治故當正家以先之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無垢曰典即父子兄弟之典也文王於德則在所敬於罰則在所忌忌即慎也我以文王爲法則知所敬知所忌矣乃寬裕以訓民曰我所以不敢峻刑以治汝不孝不友之罪者我將追文王所以教化天下之意而不事刑也夫文王能使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虞芮爭田入其境而心化豈容有不孝不友之人乎如此用心則合成王周公之心此

成王所以悅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無垢曰化殷民當法殷先哲王蓋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儻求殷先哲王所以化民之德以率之則宜於民心而應天下之求矣此求當如童蒙求我之求蓋寒者求我而得衣餒者求我而得食不得其所者求我而安不由其道者求我

而適正路儻不先合其心其肯求我乎迪者道也道之於吉康之地則適吉康道之於危亡之地則適危亡此理之自然也所以迪之者何政而已矣能迪民於吉康則一國之紀綱可知不能迪民而使之入於危亡之地是國無政而紀綱紊亂矣

張氏曰好吉而惡凶好安而惡危民情之常也然其愚而無知非上之明為民以迪之則莫知所由矣若夫上不能迪民使之趨於吉康而民將沉陷於凶危

之域如此則無政在厥邦蓋政在迪民故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無垢曰天立國君以道民也民不靜不同是我道之者非其理也非其理國君得無罪哉國君有罪天將罰殛之罰當其罪何所怨乎嗚呼古之言天者皆責備於己而不求全於人也夫民不靜不同天不罪民

而罪道民者則以民之本心罔有迪之而不從者今迪之而未同必我所以迪之者非其理也迪之非其理是逆天也逆天者亡罰殛何疑成王明告之曰天之罰殛不在大罪雖小必行不在多罪雖少不赦此古人所以慎獨而於屋漏暗室之間不敢忽也夫罪小而非大罪少而非多天猶且罰殛刑不止蔵於心術之間而顯然著在人上腥聞于天者乎夫顯聞于天乃心術不慎自小積而為大自少積而為多也木

披其枝者本之揺也水渾其流者源之濁也端本澄源其在慎獨乎君子不可不知也

張氏曰成王以我不可不監民之情而告汝以迪民之道則我所以告汝者皆視乎民情而已然而民之所畏服如是而後迪之以德則莫不心悦而聽從矣先王之於天下先德而後刑則刑者所以輔德也今衛地習紂故俗驕淫矜夸草竊姦宄無所不至苟非先之以刑欲其悦德也難矣

陳氏曰罪無微而不著無小而不積毫釐之微皆不可逃況今天以罰殛我我何可逃乎成王之自責至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無垢曰不敬則怨故不恤天下之情而作怨至於罰為不慎不敬則昏故不燭天下之理而用非合道之謀畫非先王之典彝至於德為不明惟敬則慎豈敢

作怨惟敬則明豈至於用非謀非彝哉此信敬之心以大則文王之敏德何謂敏德文王於德則明於罰則慎適中其幾可謂敏矣吾能斷行是信敬之心以文王爲準的以卜敬之進否夢寐文王羮墻文王則文王之心盡見於吾心矣内信於敬外法文王則行無玷而德明矣蓋敬勝百邪故可以康我心敬則三省故可以顧我德敬則深思故可以遠我謀敬之爲用如此康叔其可忽哉内信此敬外法文王則待物

以恕而罰慎矣蓋敬則踐履而知難易此所以能裕民裕民則民寧民寧則我亦寧於位而不為上所瑕疵上所殄絶矣

史氏曰善為國者必先明立政用人之道善行道者斯能盡治已愛人之方古之告戒其臣與善事其君者蓋常以是為本也無嚴刑重賦以作其怨勿擾民變古以用其非彝立政之道審矣聽斷於至誠者而不疑取法於有德者而不慢任人之道至矣能推是

道以行之則可以安康其心而不亂顧省其德而不流恢遠其猷而不狹寬裕其民而不暴舉是數者行而不悖非盡治己愛人之方能如此乎以是為國則過愆自絶之罪無自而至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無垢曰命天命也天命則爵位也豈有常哉明德慎罰則爵位可保無德濫刑則爵位殄絶此理之自然

者也豈有常哉念天命之不常則警戒恐懼而明德慎罰常不絕朝覲之禮矣享當如享禮之享也儻惟不念天命放肆怠傲無德濫刑則將擯黜滅亡以絕朝覲之禮無從得望天子之清光矣服謂諸侯之服命謂諸侯之命若上公九命之類明服命之不可輕高其聽以法先王以言非文王與殷先哲之德刑則弗聽也其聽如此豈不高哉明服命之不可輕高其聽而不卑下則其心尊嚴遠大用此以康治民夫何

難哉

張氏曰康叔之封於妹邦有君道焉其制節則在我而無所拘故告之以肆哉曰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汝不能念天之不常則我以罪絶於汝使汝不得為諸侯而享止此所謂殄享者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無垢曰成王告康叔其宗旨止在一敬字而已儻康叔聽其所告念茲在茲不忘於屋漏暗室之間則德

性常尊學問有本而高明廣大常有尊嚴南面之象以此殷民世世子孫踐履此道享爵祿於國家夫何疑哉

張氏曰諸侯所以保其國以享天子者豈他道哉欽典聽命而已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無垢曰妹邦紂所都其俗染紂之化為深沉湎之習猶在故周公成王令康叔推明酒誥大明于妹邦使知酒之為害也　又曰文王在西土為西伯得以號令諸侯故有誥毖庶邦之事也誥毖者誥以所慎之事也夫其誥毖庶邦也非特其君而已自庶士以至御事皆誥之所慎者何事也朝夕誥曰祀祭方用此

酒非因祭祀不用也夫因祭祀所以用酒者以酒可以發和氣而通神明也然人之飲酒不可過其量過量則為沉湎矣是以古人飲不過三爵一酬一獻一酢而以禮將之可見聖王之意矣　又曰天降命為酒惟以祭祀天地鬼神爾而我民以天地鬼神所享之物縱之而至有酒禍是因飲酒而大亂喪德也大亂謂放辟邪侈淫酗肆虐也由是遂喪平生名節不可復齒于士君子之列其為喪德大矣民飲酒則喪

德諸侯飲酒則喪邦非酒爲不祥物也以祭天地鬼神之物人不可偕飲也如太常衮冕王所服用人偕用之其得罪如何非太常衮冕爲不祥物也以王者所服用凡民不可偕也酒亦若此其可偕乎

東坡曰酒行于天下非薄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作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張氏曰酒所以養陽氣飲而無節亦足以速禍先王之於酒既立之監使守焉又佐之史使之識其過而

防其亂也至於器用之間於彛有舟舟以載為事於罇有罍罍以鼓為事載有量鼓有節則其防亂之意益可見矣或至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酒為行其甚至於喪邦者無非以酒為辜

呂氏曰天當初所以教人置酒之本意只為祭祀設不為人酣飲設到後来人不知元初置酒之本意乃縱於酒至於大亂喪其德元不是縁酒所使然至於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是酒上得罪此自人飲

酒後至於如此何故却說天降威以此知天之不在人心外民為酒所使為酒得罪便是天降威處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無垢曰戒庶邦飲酒則曰誥毖戒小子飲酒則曰誥教毖則其辭嚴教則其辭緩責士大夫則嚴責民則寬之意也其教如何曰汝民當知在上有糾正之官在汝有耕作之事非祭祀養親不可常飲酒也蓋常

飲酒則糾正之官當治汝罪矣而耕作之事必失天時矣　又曰文王以有正有事無彝酒之說誥教小子小子以文王之教教子孫故文王之民上懼糾正下力耕作其土地所生之物種藝播植生長成熟一出於筋力之中擁培之内故皆薰然生保護愛惜之心惟恐有戕害殘賊之者其心如此豈不善乎故愛物則足以生善心害物則足以生不善之心

吕氏曰當時文王便是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所

以教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飲酒至於庶國惟是祭祀後方可飲酒於是時而飲酒乃是飲福受胙時節雖然是飲神之福後飲酒又須當以德將之方纔不至於醉大抵人中無所主則為麯糵所迷奪惟是將之以德中有所主了方可無醉之失文王說與民汝當道由其小子惟是愛土物去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豈可縱酒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無垢曰愛則其心善善心既生則聞一善言無不通曉此所以聽聽祖考之常訓也於彝訓中玩味涵泳深見祖父之心故小大長幼率皆感激得其祖父教育之恩無有一人生異意而害物者夫黍稷爲酒儻使嗜酒必不愛土物盡以供一醉之用矣惟其上懼糾正下力耕作不敢常以飲酒爲事所以有善心如此也

張氏曰對小子而言之則曰祖考言民之小子能聽

聽祖考之彝訓則其於小德大德率皆惟一而不至於二三也夫民德之所以歸一者由其不以酒亂之故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無垢曰此成王周公體誥毖誥教之意以教妹土之民曰我股肱康叔有純一之德汝等當繼之康叔純一其心以事君汝等當繼康叔純一其心以事父母

純一其心何以見之種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父母是也葢其心不純則犯世俗五不孝安能種黍稷遠服賈奉奉以父母兄弟爲事乎　又曰祭祀以酒養父母以酒養老以酒待賓以酒此二帝三王之法也人子既有黍稷供朝夕之奉又有遠物供意外之須則父母志意滿足自慶吾有子矣人子知吾父母歡樂愛念吾何以報天地之恩仁慈之德哉則當齋潔此心致慇懃厚意于酒用以奉吾父母以延留

此歡樂愛念之心也人臣得人主意人子得父母意天下樂事也洗齋潔也腆厚也

呂氏曰周公前面說許多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到此却又教他用酒大抵聖人之教不欲便斷絶人須要通人情所以前面閉了許多飲酒門路到這裏又復與他開一個飲酒門路但教人有節不要踰此節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無垢曰庶士羣吏也有正羣吏之長也庶伯衆官之長也君子君國子民謂康叔也戒之使常聽成王周公之教也盖聽則教入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静不聽則教無自入矣聽以耳者則茫洋而無所得聽以心者則深切而有所警言汝等大能進德為國耆老則人君當行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而老者足以醉飽矣如此豈不風雅可觀其與沉湎無度者相去遠矣

張氏曰爾大能進至於耇老則惟君當以養老之故故汝能以飲食醉飽夫大克羞耇則年之與德彌高彌劭非飲之使醉則無以養其氣非食之使飽則無以養其體君之所以飲食之而使醉飽者將以養其氣體而已然則人君欲飲食醉飽在夫大克進德保有天命然後可以享此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

無垢曰此教康叔也言康叔當大思曰我當觀省商紂以酒而亡國又當觀省聖王有養親養老之禮以商紂為戒則耆酒者有禁以養親養老為禮則飲酒者有數如此則不放肆以陷民罪不苛虐以失民心豈非中德乎　又曰能作稽中德則爾為諸侯無愧於宗廟矣故可以進飲食以見祖宗焉飲福受胙則汝亦可以因福胙而少休矣　又曰大臣佐天子治天

下儻所行事不考中德太過而苛刻不及而縱恣則天下弊政可勝言乎惟作稽中德則蓄為和氣散為祥風忠厚而非姑息密察而非刻薄使天下依依繩墨之中而無厭苦之患此真王正事之臣也　又曰作稽中德豈特可以為王正事大臣而已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宜乎天順其大德而使世世有賢子孫受王朝封爵而不絶也不然康叔何以四十三傳獨後周而亡

乎
張氏曰克永觀省則所觀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稽中德則所作者無過不及之行夫如是然後可以守其宗廟保其祿位此所以庶幾能羞饋祀而自介用逸也羞進也介副也人臣能進其饋祀以享其先祖自副用逸以保其宴安盖以其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故也人臣能盡此道則上足以為天之所助下足以為王之所紀兹亦惟天若元德則天順而助之矣

尚書精義卷三十六

宋 黄倫 撰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無垢曰言文王之誥行於庶邦以致小子皆不厚於酒而留意於德商紂方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而文王之化乃使人不厚於酒至顯相之人皆有肅雝之德而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此天所

以眷顧我周家至於武王而能受天命以有天下也

酒能亂德如此妹土之民可不儆乎

吕氏曰大抵酒者雖人所嗜之物然所性不存焉則為德甚薄這邊既薄旁邊須厚天下之理相為消長既不去這一邊厚必去那一邊厚纔不厚於酒其於德業必須厚此其所以能受商之命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無垢曰成王言我聞在昔殷先明哲之王以道而畏天以道而顯小民廸道也何謂道畏天之心道也顯民之心亦道也使人主不畏天則放僻邪侈何所不至使人主不顯民則風俗敗壊亦何所不至此所當經德秉哲以畏天而顯民也經德則動容周旋皆中於禮秉哲則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以此顯民蓋沛乎

其有餘矣經德秉哲上以畏天下以顯民遠以成王業近以畏賢相　又曰惟人主畏相故御事所以輔人主者亦恭敬於職事不敢自暇自逸豫之路以行也自之為言行也以為御事大臣其輔人主皆由恭敬行不敢由暇豫之路以行而廢職事也以是觀之天下之事無非自已而出我畏相而御事有恭敬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又曰不敢自暇逸中行况曰其敢聚飲乎蓋有心

則有迹無此心則安有此迹御事大臣尚無暇逸之心人主安得有聚歛之迹乎

張氏曰夫殷先哲王上能迪畏於天顯則足以為天之所輔下能迪畏於小民則足以為民之所式夫天顯難忱矣奉之而弗違者所以迪天顯也欽之而不忽者所以畏天顯也小民難保矣訓之使不迷者所以迪小民也承之而不侮者所以畏小民也經德則常厥德而不廢也秉哲則操其智而不昧也言殷先

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以來率皆如此以至于帝乙皆成王畏相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無垢曰夫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以畏天而顯民以成王業以畏賢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内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湎于酒

不敢之心發於先王方寸之間守則為經德用則為秉哲推而上之則為畏天推而下之則為顯民遠之則成王業近之則畏賢相而風化所及使內服外服百姓里居皆由不敢之心以行嗚呼不敢之心豈不大乎使先王少肆不敢之心而為敢則亦何所不至哉故殷先哲王如中宗則不敢荒寧中宗傳此不敢之心至於高宗高宗亦不敢荒寧高宗傳此不敢之心至于祖甲祖甲則不敢侮鰥寡祖甲傳此不敢之

心至于周文王文王則不敢盤于游畋嗚呼不敢之心如此其大殷自祖甲之後不敢之心絶而不傳故敢于耽樂之從其勇於敢之心小則短命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大則喪邦則紂敢於淫酗而至於燔身懸首也嗚呼後世人主其以不敢而為聖明以敢而為昏庸者多矣可不知所儆乎

又曰夫其不暇以經營者果何事哉上則以助成王之德為事下則以正人為事近則以祗辟為事夫以

不敢為主而經營於此三大事可謂有本有用矣天
子以畏為德内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以畏應之使天
子之畏愈深其助成王德為何如哉下以正人使人
皆以畏為心而不敢為惡近則敬天子之法以堅固
我謹畏之心夫不少暇逸而汲汲於此三事天下之
風俗皆在法度之中行整整乎其不可亂也緝緝乎
其可法象也其盛矣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彛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無垢曰殷先哲王以道而畏天後嗣王紂以酒而不畏天殷先哲王以道而顯民後嗣王紂以酒而不留心於教化無以開牖下民殷先哲王以經德秉哲遠

以成王業近以畏賢相後嗣王紂以酒而顛倒錯亂不復以成王業畏賢相為事所祇敬所保護者皆天下之怨府耳此心顛倒不可改易亡天下敗國家者類皆如是夫所以成王業者在得人心而怨府者所以失人心者也　又曰天下之尊無逾人主以求一燕樂之故而盡喪人主之威儀至於與下俚等而不恥此民所以無不盡然傷心也盡驚也若齊顯祖袒露形體唐莊宗自為優人是也盖人主居尊位高天

下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使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可也而以求一燕樂為此下俚可勝惜哉　又曰民傷心而紂方日甚威儀盡喪猶未已也且人之心於一處重必於萬事皆輕紂惟荒于酒故於國家事皆忽惟厚于酒故于國家事皆薄史謂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如此豈肯少自休息乎逸樂是慕惟日不足天下將亡必生此怪異不然六七

聖賢所造基業豈易搖動乎　又曰先王之祀以德不以物故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皆以德為主耳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穢何謂德天下歌頌以為聖主此有德之君也其馨香為何如哉天以民為心民歌頌則是馨香之祀升聞于天矣天下怨怒以為殘賊此無德之君也其腥穢為如何哉紂方日視民如仇讐唯恐害之不盡力豈同心向道愛育斯民以薦馨香之祀乎　又曰夫馨香則人所愛腥穢

則人所惡人事如此天理亦然紂既腥穢升聞于天天罔愛于殷紂豈天深遠不可測知哉此其理也夫人主爲天所子父豈不愛其子哉所以得罪于天至於如此者無他事也以逸而已蓋殷先哲王以德爲天所相紂以逸爲天所絶畏者何不敢之心也逸者何敢也敢其可不慎哉　又曰紂爲惡如此故自取滅亡焚戮之禍豈天以酷虐爲心哉天下之理作善則百祥所集作不善則千殃所種紂不作善從百祥

中行乃作不善自干殃中立天雖欲挽之於福祥之地不可得也

東坡曰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強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奰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醉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

呂氏曰到此周公又舉商之所亡者告康叔在今後嗣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全身在酒裏了其命自然

顛錯昏迷無縁得顯于民到這裏又却都不恤民之怨其所以祗敬保養者只是一箇怨更不曾換易先王之興只是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却只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不當保又却不能改易祗保者猶言惡力未已其勢自然亡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無垢曰人不可以水照形知形之妍醜無益也當以

民碞興亡知民之興亡則吾知所畏慕矣殷先哲王以畏而興後嗣王以逸而亡以殷爲碞吾其畏乎畏則吾家當興抑吾逸而不畏乎逸則吾家當亡矣豈特人主自士大夫下至庶民以殷士大夫庶民爲碞畏則可以保家逸則淪胥以敗我其可不用殷爲一大碞以兢畏撫安天下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無垢曰劼固也毖慎也東坡曰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其意殷之賢者以國家既亡散在侯甸男衛其識殷家典故知殷家之所以興亡汝當堅固此心不為私欲所揺蕩以敬畏之庶幾知為國之法也　又曰非特太史内史典法所在汝當尊敬如汝國之賢臣為百司所宗之官者皆有德有行為可矜式非特獻臣為可尊敬汝所委任服休服采

之人可不尊敬乎圻父司馬也司馬主封圻故曰圻父農父司徒也司徒本農事故曰農父宏父司空也司空主廓地故曰宏父父尊者之稱成王周公以為服休服采之人尚尊敬勸毖況為役疇匹如司馬之伐叛司徒之若保司空之定辟者不可不尊敬之乎蓋三卿一國尊官皆天子命卿也其勢與康叔等必其智慮道德有足以毗賛康叔者其可輕哉

王雱曰服休者以德為事服采者以事為事休德也

作德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子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慝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而生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為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茍泛泛悠悠地制他卻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住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舊說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法葢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誥毖庶邦則庶邦飲惟祀誥教小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羣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評也至於殷人所以開導諸臣百工者惟以沉湎于酒為事一旦立羣飲其殺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為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不自知其為不可犯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

惟教之謂當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足以喪德毁行敗國亡家如見溺嚥如聞惡臭而不肯近也　又曰成王周公之誥康叔其分明别白如此以為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於享上之道乃或不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吏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叔不以我一人為念沉湎于酒昏愚穢惡濁亂政事是以惡政陷民於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唐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

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治亂而爲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於酒誥見之矣教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被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被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東坡曰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旣常聽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有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絶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

乙啓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惟

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懐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案此篇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無垢曰言成王至豐遣召公先周公相宅也宅洛之事召公營之周公定之以此一事付召公平昔思慮周密智意精深可知矣　又曰召公順成王之命以

來相洛二月癸卯晦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也其夜月方出而明生故謂之朏言朏則知其爲三日矣太保自二月乙未受成王卜洛之命至三月戊申初五日晨朝至于洛而卜宅自乙未至戊申自豐至洛凡十四日也此皆史官闇存歷法于中使後世步日推筴有所考也　又曰於戊申又三日是庚戌乃三月七日也其日太保乃以庶殷攻治郊廟社稷朝市之位於洛水之北也在漢謂之河南城於庚戌又五日

是甲寅是三月十一日是日攻治郊廟朝市之位已定矣攻之為言以為去菑翳定向背量闊狹畫疆畔而未及架造也

胡彦時曰卜宅而得卜攻位而位成者召公也逵觀新邑之所營分侯伯以役事者周公也王者所欲而一先一後將與悉力以成之此所以為周名歟王朝至於豐在於二月之乙未太保朝至於洛在于三月之戊申其相距至於旬有四日之近盖上倡下應若

是其速也攻位于庚戌位成于甲寅其成在五日之間葢百工庶民趨事赴功如是其急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無垢曰若助辭也今甲寅明日乃乙卯是三月十二日周公此日朝至于洛不及息肩則便四達觀覽于新邑營建之處也　又曰於乙卯又三日乃丁巳是

三月十四日也於是日以牛祭天告定郊天之位于此也告天而用二牛則并后稷而告之矣盖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有帝牛有稷牛禮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於丁巳之明日是為戊午三月十五日也是日以牛羊豕祭社告定社稷之位于此也祭天用犢貴誠也祭社稷以備所以羊牛豕俱備也禮有少為貴者祭天是也禮有多為貴者祭社稷是

也社稷自古勾龍后稷爲配而已禮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二神共一太牢也夫國外曰郊此所以不言新邑社在國中此所以言新邑也言郊則祭地可知言社則祭稷可知然而祭天必以冬至祭地必以夏至今此之祭異於常典特告定郊社之位耳此所以於三月而不以冬夏同一日而不俟他日也聖賢以義起禮於此可見然而逹觀三日即郊祭郊祭明日即告社何僕僕而不少休也又古人之制祭也三日

齋七日戒今何為如此汲汲也曰事有常有變常則當守典彝變則當循義理義理所安則急亦可緩亦可此所以為大儒之學也學不至於變何以為學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吾所謂變謂權輕重而御變也

葉祖祫曰經之者肇其始營之者成其終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名公得卜則經營之周公至洛則位即成矣達觀于新邑營而已

胡氏曰位成之時惟有事於郊社是也祀天惟用一牛而此之用牲于郊牛二者兼祭地而言之也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葢祭地亦可以郊言之若其所郊之方異矣故事天之郊在南祭地之郊在北至于言社于新邑則非可與天地之神等也故有事於社則饗焉
張氏曰始則考卜于洛得卜然後經營經營然後位成位成然後有事於天地固宜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無垢曰言命殷庶者盖周民服周之化乆矣號令自如殷民染紂之習最難號令今命殷庶而庶殷丕作則是衆心齊一衆力協同無有咨嗟怠惰之意也何以使之然哉必有以感其心也

張氏曰古者賦功屬役必有書周公用書命庶邦侯甸男邦伯者命之以功役之事也當是時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咸在故周公用書而命之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者言庶殷之樂於趨事也謂之丕作則其所作者不一也夫庶殷讐民也讐民猶且丕作則侯甸男邦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無垢曰成王既至洛邑庶邦既丕作故太保與庶邦諸侯朝王既朝太保乃率諸侯出取幣乃復入朝其

復出何意也欲於大朝會顯明周公復辟之意使當時人心上下安定無復生疑後世人臣知天位之不可妄處神器之不可私竊又使後世人臣有大勲勞如周公者終身止當在臣子之位而已不當有絲髪之心可望僥倖也既納幣已乃曰我將陳忠言於成王順周公之本意矣周公之意何意也欲成王之修敬德也召公此篇所陳於王者正在此事非順周公之意而何　又曰嗚呼召周之言天下之言也非一

人之私言也此誥王意在修敬德耳上而天子下而御事皆當修敬德也天子不敬不保四海諸侯不敬不保社稷卿大夫不敬不保宗廟士庶人不敬不保四體顧惟敬之一字豈非天下之公言乎非名公有天下之髙識其能因告王而下及於御事乎其用也廣矣大矣

吕氏曰此一段諸儒之説不同一説成王不在洛只告周公言不在洛却是以爲告周公一篇却無告周

公之辭又有一說終篇只戒成王成王在洛邑纔告
周公便與告成王一般成王在洛名公以天下諸侯
以幣來獻者何故不便歸之成王却歸之周公序書
言成王在豐又不聞在洛史官言太保來相宅不是
自來此是洛邑事畢周公要歸宗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舉人臣黄道煚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

尚書精義卷三十七

宋　黄倫　撰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無垢曰皇天上帝紂之父也紂皇天上帝之元子也然天帝以有敬德者為子紂為不敬此天帝所以改厥元子紂而以文武為元子武王既没以成王為元子受此大國殷之命也大國殷者合四海九州而有

之也其大如此一旦為周家所有大之不足恃也明矣　又曰恤憂也今成王雖受天命為天元子代天牧民然而不可保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若美事也桀為天元子一旦放於南巢紂為天元子一旦獻於白旗其可憂如此嗚呼人主其柰何不以敬為事乎是敬則有無疆之休不敬則有無疆之恤矣盖方其敬時萬理皆著百邪不生於内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於外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如天帝在上臨

北極而拱衆星爲天子而氣象如此其受無疆之休也亦奚疑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無垢曰天於殷本欲遠其歴數而末世有紂不知以敬存心徇目前之欲故遠見之士所以韜晦而在野快一

已之樂故虐民之賊所以得志而在位夫神器之重所以能負荷者以人主心存於敬而衆智助之經營也今愚暗酷虐在位而衆智退藏安得不取覆亡乎又曰天以民為心四方民以哀呼天則天亦哀于四方民矣此自然之理天之哀也如之何眷顧改命四方勉於敬德者付之以牧斯民之任焉於時四方勉於敬德者惟周文武父子而已

朱子發曰太史公曰儒者不言鬼神而言物何也曰人

之死各反其根魄體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下之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傅說上比列星聖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心徳不出於心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之勢自以為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者哲王也

宋齊愈曰智藏言君子在野瘝在言小人在位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明棄不保夫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此有苗所以亡也而况於王乎紂維如此故天亦哀於四方其眷命用懋此周所以代殷而王也智以言其明瘝以言其病智者明於愛民而愚者則惟病民而已以智對瘝則知瘝者乃其愚民之所以籲天徂亡而見執於王者非獨王之罪乃惟小人之所助故也使智者在位

則民其有相亡者乎臯陶曰知人則哲子曰知人者
智有智明言哲王則其知人可知矣言智藏瘝在后
王非哲也然則知人所以窮理自知所以盡性此稱
殷先哲王而又言智藏瘝在則知召公導王以窮理
之事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

無垢曰夫敬德者則天眷命不敬者則天改命其禍福曉然如此成王今嗣位可不疾行敬德乎夫行敬者不可緩不可急緩則幾於舍苗而不耘急則幾於揠苗而助長今言敬德而使疾行可乎曰讀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召公方言不敬則改天命故使成王急行敬德以答天命也其疾也對不敬言之耳若夫行敬之道其間又自有造化焉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者非

緩也而勿正非急也心勿忘即行必有事之義勿助長即行勿正之義此又行敬之要道也

黄氏曰處天下之至變者必有以破天下之隂謀彼其胸中之鬱鬱將發而為亂者吾昭昭既暴白之矣則其勢必沮沮則折折則雖欲為而有所不能也召公之營洛也商人有在焉召公明言之曰王其疾敬德哉今商已亡矣其民固已服命於周矣然其智則藏於中而周之病固在也彼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其欲為商而亡固不翅徂往其逃亡而解出其囚執也夫夏之亡非商亡之也夏自亡也商之亡非周亡之也商自亡也惟不用德故也王其鑒於夏商而疾敬德則商人雖欲叛其如周何哉夫暴揚商人之情足以解散其陰謀而勉成王之德於營洛之始也是以鎮壓天下之心而為傳世久遠之道上焉以事君而下焉以防亂吾以知召公憂天下之深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無垢曰沖子謂成王今周公復辟將嗣位不可以少年銳氣輒遺棄元老大臣也葢元老大臣深識古先哲王之心所以格物誠意與夫治天下國家之理我將稽考古人之德則於元老大臣考之元老大臣非特識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心非元老大臣亦不能識之葢元老大臣之心即古先哲王之心古先哲王之心即上天之心我不遺壽耇豈特考古先哲

王之德而已上天之謀亦以元老大臣而考之

張氏曰稽我古人之德則稽乎人矣稽謀自天則稽乎天也稽乎人者未若稽乎天之為至也能稽自人則於事有所證能謀自天則於理不敢違人君代天以理物則有行有為其可不稽謀自天者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嵒

無垢曰召公又歎今成王雖幼小然乃天之元子其

任甚重非細事也祖宗文王武王深仁厚澤已自固結民心王今欲天下安康休美非有他道也大能信於小民則不俟終日天下皆太平矣　又曰王於元老大臣所以不敢後用者以顧於人言而已嵒僭也人口嘵嘵之意豈非不用元老大臣則天下失望而衆口諠譁乎古今一理也然則成王復辟儻不留周公衆口當如何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無垢曰上帝之意敬而已矣成王今即政是紹上帝
之治也使成王躬自服行敬德於洛邑則不辜上帝
之付託矣夫王者乃繼天為政豈可以邪心私欲横
於思慮乎故人君心術一不正則三辰為之變移嗚
呼此豈細事也哉吾心常敬即上帝之心也以敬涖
事即上帝之治也上帝把握陰陽持挈天地指揮風
雨密移寒暑吾代上帝為政則又將調和陰陽彌綸

天地動止風雨節制寒暑矣語至於此亦大矣誰知

夫止在一敬字乎　又曰於此洛邑配皇天而即政

上祀天於此下祀地於此為治於此天地設位而成

王為治於中以配之豈不盛哉然慎也天地之祀非

細事也其可不慎乎盖即政之始天下觀聽所望非

輕不可不合人心也自旦曰至此皆周公本意言誠

命之說非有意為留己也

張氏曰紹上帝者言其德足以繼天也配皇天者言

其道足以合天也德足以繼天帝之事也道足以合天皇之事也故成王自服其政事於土中所以紹上帝其於洛作大邑也以建中所以配皇天此其異也人君者天地之主也其於上下神祇故當毖祀之矣蓋神非祀則不安定休止則祀者所以寧神也祀不致誠慤則鬼神有所不享此祀不可不謹也

呂氏曰王來都於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方之民洛乃天下之中召公又比周公之言以戒成

王觀此則召誥非是告周公尤分明周公曾説作洛邑非是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作洛邑只要如此若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言做這大規模必須有大德業天命到此方可有成以治民今必休美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無垢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以此觀之欲殷御事之臣比介於周成王當思有以率之成王制節其性於念慮之間不言不動而殷之御事皆惟實其行以從於我矣將見不敢憑恃血氣而惟義理之從比介於我周御事其復何從乎　又曰制節其性者敬而已矣王以敬為所則民日趨於敬心開智明自然比介於我有周御事不俟驅迫矣以此觀之王其可不以敬為德乎蓋敬則不敢遺棄元老大臣則殷御事亦不敢不比介於有

周御事矣

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

無垢曰監視也欲知敬與不敬之效請即夏商國命長短而視之蓋徒視有夏一代之事或以為偶然又

視有殷而照之則知敬之為德如此之大而不敬之禍乃至顛覆人社稷也嗚呼其敢少肆哉　又曰夫有夏被服天命如大禹以下享歷年之久又如桀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桀如此無他以不敬厥德故早墜其命也夫有殷受天命如成湯以下享歷年之久又有如紂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紂如此無他亦以不敬厥德故早墜其命耳　又曰桀墜厥命而湯嗣受之紂墜厥命而武王嗣受之傳至成王而成

王嗣受之成王亦當惟二國之受命所以或長或短者以何故也敬德者則有歷年不敬者則早墜厥命其道亦曉然矣成王當斷順二國有敬德之君以保有天命庶有功於祖宗耳

史氏曰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故予嘗以為君子之於命也以不知知知之於此見之矣世或以為受命之有歷年與不其延蓋有定矣雖修德不足以增不修德不足以損也此召公之所不敢知

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無垢曰王初即位如人之初生子也生而習為善則終身為善人生而習為惡則終身為惡人哲者善也善者敬也敬則明明則哲天何心哉習為哲則命以哲惡則不敬不敬則昏習為昏則命以昏命以哲則

有歷年命以昏則早墜厥命是人主之受哲命非天私於人主也自貽之而已矣　又曰天既無心唯人所造習為哲命以哲習為昏命以昏習為吉命以吉習為凶命以凶習為歷年命以歷年習為早墜厥命以早墜厥命天果何心哉唯人自擇耳　又曰敬德則有歷年王欲祈天永命無求之他也其惟敬德之用而已

史氏曰天生人君以為吾民之司牧莫不皆命之以

哲能因其哲修身以順天命則其事必吉其數必長或恃其有哲放逸而不能自防昏亂而不能自懼其事必凶其數必短天既以哲命之君復命之吉凶命之以歷年盖以二者為人君修德欽畏治天下之資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紂之所以亡歟故召公又曰王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而祈天永命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無垢曰其惟王勿輕視民為小民而過用非法以虐之至於果敢殄絶刑戮以為治民之道如紂之徂厥亡出執也葢敬則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其敢輕視民為小民敢過用非法以虐之敢殄絶刑戮以治之乎不敬則我心自用鄙絶輕忽視天下為無人其輕視民為小民其過用非法以虐之其敢殄絶刑戮以治之者不足怪也召公言敬德歴年以前言不敬必

輕視小民敢用非法於後成王之心或前或卻當知所擇矣　又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則天下將取法而見於行事是上天下地東西南北遠近内外無非吾君敬之所在矣王之為王能如此豈不光明盛大乎

東坡曰古今說者以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為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於殄

滅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皐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慎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滅則皐陶亦當戒舜以無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曰子為政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為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

以為政也今子詳考召公之言本不如説者之意葢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不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無垢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天下皆取法王之敬德而見於行事是上下勤勞憂恤惟在敬德耳勤恤

即敬德之狀也其意曰我周以敬德受天命若有夏歷年之久又用此敬德無有怠惰新而又新則豈特如夏之歷年哉又將兼有殷之歷年矣蓋敬德則有年此理之必至者也

張氏曰上下勤恤者言上下之人同心同德咸知其勤恤也勤則無事於怠惰恤則無事於耽樂上下之人咸勤且恤其皆曰我周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上下勤恤

之辭欲使王之永世無窮如夏殷歷年之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無垢曰召公欲率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以敬保威王威命明德夫人喜於放怠而厭於謹飭故入放怠則為逸而入謹飭則為勞以敬為德則常在謹飭之中常人必皆以為勞矣然召公非敢以此為勞也以為

人而不敬何以為人以此為勞則是以放逸為勞矣

又曰召公不敢以敬為勞成王亦不敢以敬為勞蓋敬在天矣不能敬則是棄天威命能敬是祈天永命也所謂祈者非曰牲牷肥腯粢盛豐潔也敬則天是行敬乃祈天永命也召公不以敬為勞惟恭奉幣為贄見之禮以慶王之能以敬祈天永命也

呂氏曰百君子是未從我者友民是已化者我敢以此兩等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面既說是王

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既告成王合而為一了到這裏却又分雠民與友民者何故前面自心而言後面自勢而言自心言之人君當一視同仁合商周為一自勢言之今有所謂雠民有所謂友民尚未得他皆從化至於純一正要得撫摩教化他召公所以言雠民者只因成王之時商民尚在伺候成王手差脚跌便來乘間投隙其勢甚可畏此只欲警戒成王初不是分為二體

尚書精義卷三十八

宋 黄倫 撰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按此節解永樂大典原闕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無垢曰王道利明不利幽故自堯舜以來君天下者

無不以明而興以昏而亡以明而治以昏而亂成王幼冲未能繼文武之明以照知四方惟周公德明故攝成王之政以代其號令今成王年已二十故周公以明辟之位復還於成王且成王往日不敢與及天之基命定命之事故周公乃嗣文武保安天下之道大相東土營此洛邑使天下之心安定知我周家為久遠無窮之計是於洛邑始為明辟之道也

東坡曰周以營洛為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

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其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踰而定民心也

胡氏曰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禮樂已作都邑已成將欲復政于王退而歸老故曰朕復子明辟之君也孔安國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孔頴達曰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也夫以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幼弱之年未能治政故

周公攝天子之政踐天子之位俾成王就學焉成王學成則周公已致太平矣成王年已二十可以還政也故周公復子明辟其歸政于成王也

黄熙截曰明君者先代王者之位非止謂成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無垢曰卜河朔黎水澗水東瀍水西以至又卜瀍水

東疑名公卜之耳何以知之名誥曰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
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
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觀此一章則名公卜
也周公達觀之而已今周公乃曰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
食輒以名公所卜為巳之卜不幾於罔君乎曰名公

之卜乃周公之意也周公與召公預為謀議曰今營東都將以處殷頑民民懷土重遷若都河朔黎陽庶幾近便然天命在洛所以卜黎水卜澗東瀍西皆不吉而龜坼所食之墨惟在洛陽耳

林氏曰所以壯周家之勢者不可以不定都所以宅王都之地者不可以不用卜夫卜者明吉凶於未然而達可否於永久者也周公營洛將以宅天地之中而為斯民之取正天命賴此以有基商民從此以成化

武王之九鼎又從此永定其可以勿卜乎此周公所以允三卜而惟洛食焉

張氏曰黎水在河朔洛在河南澗瀍二水則近乎洛也我卜河朔黎水不吉於是又卜澗水之東與瀍水之西皆惟食洛則於洛為吉矣食洛者龜兆之食乎墨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卜之既吉於是使人以其地圖并卜以獻於成王也

呂氏曰食者裂也謂古者龜卜以墨先畫其兆于龜

背之上故以火灼之如在墨之裂時即是吉若他處裂便不是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無垢曰成王既聞周公復辟之語卜洛之意周公平日忠聖之心今盡布露畧無餘蘊所以拜手稽首以明周公之心曰公之勞民動衆夸張侈大也以天之

休美在洛不得不敬天之休以相宅爾　又曰公既定宅于洛邑伻以圖與卜來來示予洛食之兆其休美恒久吉祥之事我當與公二人共正之蓋成王以周公致政欲歸故堅留之欲共享此天休也昔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哀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以小事大尚不肯稽首況天子乎以此知周公既有叔父之尊又有太師之位而其忠聖著見成王有不能自已者

張氏曰作周者所以成周之王業也匹休者所以配天之休命也宅洛之謀召公相之周公定之所居既定矣于是使人來視成王以卜之休而且久吉也彼示而我見之謂之視卜休者視其所卜之美也恒吉者又見其美之可以永久矣我二人共貞者貞正也外無正則不行卜之既吉我與公二人共貞所以卜其宅洛之事也

吕氏曰聖賢既得此吉卜却不比後世之人纔得吉

卜便說道了聖賢得吉卜方且恐有不能承此吉卜

又欲來與周公二人共貞固保此吉卜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無垢曰殷盛也成王既即位始舉盛禮祀于洛邑其盛如何凡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大功于國家而典籍未及該載者今咸次第其功

勞而祀之使世世血食於太廟此亦周家忠厚之意也　又曰周公整齊百工以代成王之政令成王乃即命周公曰汝其記載功臣之宗高者以其功列於大祀此即咸秩無文之意也

胡氏曰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定鼎于郟鄏然則遷鼎之時克殷之後也定鼎之時營洛之後也是周公因遷鼎之心而都洛成王遂都洛之志而定鼎故召誥則相宅洛誥則相定都都既定王乃

往焉此周公所以勤請也孔安國以為攝政之七年也王肅以為武王崩明年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五年六年乃成七年營洛致政成王家語稱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攝政七年乃二十年矣周公既營洛請成王都之以行盛禮者制作之新文有周之盛事周既克殷都既宅洛禮文大備煥然而新以復辟之初行新制之禮萬事之備不亦盛乎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無垢曰東坡曰周公云我整齊百工使從汝于周將使辨事也今王肇稱禋祀禮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我今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審如東坡所說是誠心即政有私心矣周公所齊之百工乃天下人才非成王之人才也使成王私於一己之人才

則事未可知也

張氏曰載者功之始功者載之成功載之大則其所報宜厚功載之小則其所報宜薄則周公於此當丕視之然後爵位之高下祀享之豐殺從而定矣乃汝其悉自教工者百工聽命於周公承教者也使之悉自教工則其丁寧誨諭皆斷於已而不必待君之命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絶

無垢曰朋黨之心見于録功若火始燄燄矣倘其所熏灼處連延而往若有次序而弗撲滅斷絶之則將燎于原而不可嚮邇矣朋黨之心亦猶是也弗知滅絶之豈特私於人才哉施之政事將害及天下矣大抵非心之起絶之於微則易為力禁之於著則難為功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張氏曰向所同而背所異者朋也然而向背未必皆

當於義故君子之于朋尤不可不慎也是故與君子為朋則相率以為善與小人為朋則相率以為惡善惡之端皆自其所與之當否此周公之戒成王以為孺子其朋欲其所與以講習者慎乎其人也朋黨之不慎則其為害莫之遏若火之燄燄則其勢可謂微矣不能防之於始至於灼叙弗其絶雖欲撲滅之不亦難乎凡此言朋黨之不慎則為之滋甚或至此也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無垢曰自此以往其都此新邑周公所齊百工成王宜使即其本職如冢宰付以治典司徒付以教典宗伯付以禮典司馬付以政典之類是也不必更用私人以參之以至有功者則明示於衆而動其作為之心汝成王當惇大其心勿居狹小而用私人當成裕其量勿處褊窄而聽偏見如此則汝成王有君天下之量而永有稱譽於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無垢曰終文武之業其在敬識諸侯之朝聘乎以禮來朝謂之享不以禮來朝謂之不享人君樂人之順適而不樂人之義理則諸侯以利啗君而不以禮儀事君矣吾當敬識諸侯之來朝其有禮儀及不及於貢獻之精至者此不以禮來朝而以昏君待我也當

有以懲沮之使知吾之心以義理為重以利為輕可也　又曰偽人主不留意於諸侯之來享而任其以利而不以禮則雖無知之民亦知上之所好者在利而已禮安用哉如此則天下皆有輕上之心陵政慢令者多天下至此而大亂矣

東坡曰享朝享也小人以賄悅人必簡於禮故孔子獨飽少施氏者遠小人也

荊公曰事無爽侮則君臣同得逸樂暇豫若爽侮則

君臣同得憂勤而有所不暇矣王不能敬識享與不享則事爽侮而周公亦受其愁勞乃惟成王賜我以不暇也

張氏曰百辟者諸侯也以位則臣以職則卑而其事當以奉上為義成王能欽識其享則享者知所勸亦識其不享則不享者知所畏如此則百辟之於王莫敢不享矣誠發於中達之於外而為儀臣之享君其儀多矣徒有其儀無物以將之則君子不可以虛拘

則物者又所以將其厚意也若夫儀不及物則外無以見志雖加之以禮儀之備則享謂之不享矣

呂氏曰大抵人君無職事但在判别其真偽諸侯來朝貢于王要識其享與不享享固多儀如庭實旅百皆布乘黄朱然要識誠不至者物如中庸所説不誠無物儀至而誠不至此雖享亦是不享是不用心于享他諸侯既不用心于享凡民亦皆不享緣汝在上既不能判别其真偽下面便如此上下既如此惟事

定是有爽有侮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無垢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一有偏黨則私心著見私心著見則人以利啗義而盡廢先王之禮儀矣此大亂之道也周公所憂在此故力去成王朋黨之心且以儀不及物為戒而指之曰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

夫人主有朋黨之心而溺於好利則天下皆有朋黨之心而好利矣壞民常道亂孰甚焉人主有至公之心而循於禮則天下皆有至公之心而循於禮矣輔民常道者意蓋如此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其知言哉　又曰成王能篤敬留意於武王按其遺迹次第而行之又能順周公之戒則天下仰見成王之心其公大如天尊重欽慕禁之

則止令之則行其誰敢廢怠其命而不遵守乎

林氏曰正父武王也武王之興上應乎天下順乎人其所施為注措無一不出於正而已父之出於正也若此為子孫者其可不篤敘之乎夫篤之者行之而不敢棄也敘之者又安之而各得其序惟繼志述事每不忘於篤敘乃父而一一以順之則是以祖考之心為心而無亂於民之常道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無垢曰言成王自今以往當敬其心無效前日用悉
自教工之私人以害治也蓋不敬則私心起敬則私
心不生私心不生則天理自見天理中安得有朋比
之心乎　又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敦本厚生故其風
俗有長者忠厚之行周公以為成王當以敬為心絶
去朋黨之念周公當以農為心使之各安其生　又
曰所以明農事如此者以吾重農則民生有餘乃為
樂土倘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必死亡民心何常之有彼有裕民之道則無遠弗至矣此所以當汲汲以裕民為心也周有養民裕民之政伯夷自北海來太公自東海來斯言豈欺我哉

林氏曰君尊而在上在乎欽一己之德臣卑而在下在乎修萬民之本君臣相與於一堂之上雖其勞逸不同而各有當盡之道使君不欽其德失其所以為君之道臣不修其農事失其所以為臣之道則裕民之

政有所虧而民之心亦且有攜失矣彼有行仁政以厚吾之民者吾之民將皆叛而他之也夫何遠近之有此成王有二人共政之言周公乃戒之以欽德也

呂氏曰大抵君子小人不須別看才要裕民者便是君子不要裕民者乃是小人此一等裕民之人無遠他汝若遠之便自用名其乖戾禍亂於此見周公勤勤之意有加無已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無垢曰周公大明德能見幾知微内與祖宗之心上與天心下與民心泯然無際成王以為我既有朋黨之心是與祖宗天人之心㬊然斷絶尚冀周公舉大明德照臨我小子使我非心一洗而盡與天心民心祖宗之心一皆無間以此心揚文武烈以此心奉答天命以此心和恒四方可也　又曰天下有治安之

理惟大明德者見之循理而行則天下安且治矣衆
在所定宗在所惇禮在所執元祀在所舉而次第之
無文而有功德者在皆次第而祭之此治安之理也
非有大明德者不能照知此理其有建立必皆顛倒
失序名亂致危不足怪也成王方稱秩元祀已有悉
自教工之文然則德之不明為害乃至於此所以深望
於周公也
張氏曰沖者未充實之謂成王自謂沖子欲周公明

保之也文武之烈已陳於上世揚之者在成王而已周公能丕稱顯德以相成王而揚文武之烈上足以奉答天命下足以和恒四方民奉天命者其德足以承之也答天命者其道足以配之也和四方之民則使之順比而不乖恒四方之民則使之可久而不變成王肇稱殷禮周公將之而已成王肇祀新邑周公稱秩之而已至于咸秩無文亦皆周公之事此成王歸美於周公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無垢曰葢惟周公之明為能知太平所在而迓之能知文武勤勞所在而導之迓之以何道也曰迓之之道穆穆者敬以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納天下萬事於敬和之中此所以為迓衡者也不迷文武勤教以何道哉亦穆穆而已矣文武勤教亦在敬和中爾惟敬則無邪心惟和則能涵養正孟子所謂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義也必有事者敬也而勿正者和也孟子浩然之氣正在此爾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無垢曰成王始疑周公以學問之不至也既而周公輔佐開導之使成王知夙夜毖祀之理則周公棐迪成王之功其亦厚矣始疑周公信管蔡親小人而遠

君子也天下無不違悖而非議之及其悔寤還周公
誅管蔡是親君子而遠小人也天下無不順從而稱
是焉天下有公議人主其可肆意而弗顧乎　又曰
以未定周公之禮及未能鎮周公之功所以成王欲
以道大周公之後立伯禽為諸侯使監臨我士民及
庶官也一國所寄有三卿焉有民人焉有百司焉所
以監總者則諸侯也觀成王此計亦已巧矣留周公
于朝廷以光文武之業立伯禽為諸侯以報周公之

功既不失輔相之託又不忘天下之功其舉事如此亦學問之力也　又曰夫天下之民皆文武之民也受之武王正欲成王愛養之耳成王自謂我眇然一身豈能人人而撫育之哉所以衆建諸侯以大保我文武所受之民使天下皆治東西南北皆為我助豈不大哉惟其意在此所以立伯禽為諸侯也
呂氏曰謂四方如今方纔開啟其治天下諸侯皆未知來王來享尊王之禮汝周公雖能與我平殷之亂

然此宗禮之事尚未定汝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謂亦未完備如今須當開導大我之後為我士師工之監視然成王當時士師工固自多謂無一人在做一箇主亦不得汝當為我士師工之監大保着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為四輔師保之佐此一段成王自謂我眇然沖幼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使周公不為我留亦當為天下留亦當為文武留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垢曰周公之功大誰不欽仰而肅將之誰不祇歡
而和樂之敢問周公之功何功也曰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其在武王時大功也及武王
有疾周公欲以身代此其在危時大功也及武王既
没周公抱負成王以朝諸侯而管蔡流言挾武庚以
叛周公殺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天下大治此其在成

王時大功也乃制禮作樂乃頒度量乃朝諸侯於明堂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成王年二十即位復辟於成王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天下聞周公之名者誰不欽仰而祇將之乎見周公之事者誰不和樂而祇歡之乎天下既信服周公如此成王一旦即位乃令周公引去豈不起天下之疑乎此成王所以堅留也

又曰天下祇將祇歡周公之功周公在則王室安周公去則天下疑其勢如此而周公欲去是周公固

若成王也此成王所以戒周公曰公無困我哉當留以助我也我將於周公康民之事遵而行之無敢厭斁周公則當以天下為心勿憚輔相朝廷以儀刑于四方使世世奉周公遺德以埀基業於無窮也成王此言亦可以見識量遠大有君天下之德矣學問之力乃至于是乎此又周公之功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無垢曰文祖命民武王能承保之光揚大業不墜文王之緒故稱光烈考倘周公相成王以承保命民則非特不墜文王之德而武王之業亦不墜矣成王能承保命民不墜文武德業乃得為嚴恭之主葢子孫所以承奉保綏祖宗德業者在恭畏而已矣不恭則肆肆則祖宗德業墜地矣恭則畏畏則祖宗德業常在矣成王使周公輔相以大其恭德則成王之所守所見亦可知矣

林氏曰無忝於祖考者一人之恭成祖考之功而大一人之恭者相臣之能成王之所以留公豈有他哉葢將安天下之民而顯武王之功使一巳之恭德無愧於幽冥之中而後巳人君之命如此其大為周公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恭哉此公所以致欽盡禮而欲留以相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

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無垢曰成王來洛邑新涖君位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使成王一即位首以厚禮常道待接殷之賢者風聞四方豈不聳動激勵而仰慕仁君之器識乎其慰天下之心如此天下翕然而治無疑矣夫其所以至此者不難也恭而已矣以恭為心故不敢忽前朝之賢者而坐以成天下之治使後之人主究周以恭德致治者推先於成王豈不美哉　又曰周公之意以

為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皆在周行人心聳瞻倘不以此大會中有新號令以慰藉天下而區區歸宗周以議所施設可謂失時失幾矣故拳拳欲成王自時中乂也　又曰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多子者謂衆大夫也前人謂號叔而下也前人成烈無他信而已矣成王言恭先周公言孚先者何也蓋君以恭為德臣以信為德臣下一言不信則附上罔下附下罔上欺誑誕謾譸張愚弄無所不至故

周公以學為先以警天下後世為臣子之姦者也

東坡曰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為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

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為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為後世先者不過於

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

事有恪

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邑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獨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九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為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為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無垢曰周公言凡我所以啟迪開誘成王之法皆文王所傳之心也如戒成王初即位有朋黨之心及訓成王初即政以大惇典殷賢者此皆文王之心如此不必盡考驗其事葢周公所傳於文王以心不以事也此所以言德與

東坡曰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東坡曰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使國家順厚以叙身其康强無有過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無垢曰成王以神明事周公此盛禮也周公其敢當

之哉所以不敢留秬鬯于家而即以精意致于文武也觀周公此事則夫天子之禮樂周公其敢當之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王氏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

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無垢曰王在洛邑至夏之仲冬行烝祭乃舉行尊周公之禮於文王武王前各以一騂牛告文武此異禮也成王命史官作册又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册惟告文王武王為周公立伯禽為後於魯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為周公立後而告於文武其祭統之意與然而成王在新邑其大號令大政事所以欲新天下耳目者

宜非一矣而史官所載區區以報周公功為大何也曰所以固結人心感動天下者莫大於忠厚漢高祖既得天下首殺韓彭唐明皇既得天下首貶鍾紹京劉幽求輩皆非忠厚之道　又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惟七年皆史官所記也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計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此語所以尊周公也七年而復辟於成王以言周公於七年間誕保文武所受天命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幸制禮

作樂時爲太平已免責于文武而得釋謗于天下解疑于異意之人豈不慶幸乎其間經歷流言叛亂艱難險阻得見今日非周公大聖其何以堪之史官記此一節所以尊周公也

林氏曰前言逸祝所以告神也後言逸誥所以告伯禽也至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史氏記攝政之歷年至是而復辟也

